

第

3

代
学
人
自
选
集

1

第
1
輯

山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告别20世纪

对意义和理想

徐友渔 著
王元化 主编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1

已知了進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 20 世纪：对意义和理想的思考 / 徐友渔著 .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 王元化主编)
ISBN 7-5328-2679-1

I . 告… II . 徐… III . 语言哲学 - 研究 - 文集 IV .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606 号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告别 20 世纪

——对意义和理想的思考

徐友渔 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 2023919 传真：2011455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规 格：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9.875 印张

插 页：5 插页

字 数：220 千字

书 号：ISBN 7-5328-2679-1/G·2465

定 价：1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江漢三才子人

周易集

清園王九化

自序 不懈的精神追求

我经常听到同龄人对这一代人生活遭遇的抱怨：命运从不眷顾自己，时代的列车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抛弃。不幸的根源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它的爆发打乱了人生时刻表，从此生活变成一连串的失序和错位。确实，回首往事会油然而生苦不堪言之感，该求学上进时被卷入血与火的内斗，满腔忠诚和热血换来的是冷落与歧视；该扬起生活风帆，开始一生事业时，被打发去了穷乡僻壤，为生计和生存的挣扎消蚀了青春的色彩与锋芒；该品尝爱情的滋味时却不能不为

户口、工作奔波，乃至勾心斗角；当勉强安顿好一切，有余力打量四周时，才发现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已由枯燥单调变得充满诱惑，但与己无缘，各种机会不断涌现，但却可望而不可得。年轻的一代迅速地占据了有利位置。有人苦笑说：本想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好歹有点安慰，不想下一代全是独生子女，娇贵得很，侍候人的事没少做，轮到自己享点福时规矩又变了！

以上是对人生的一种诠释，它酸楚而动人，但我对人生还有另一种诠释。在个人经历坎坷和民族遭遇不幸的同时，我获得了在世无巨变的年代难于得到的人生体验和对历史的观照。我等在学界仍属小字辈，但若论及经历，却敢于发出沧桑之叹。短短半个世纪，虽不敢说经历改朝换代，但也对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搏斗感同身受，也可以如数家珍般道出各种“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的事例，更不用说个人地位的大起大落，感情的大喜大悲，亲友的聚散无常了。如果我没有能力干预国运，把握人生，那么我至少要把本世纪后半叶的悲喜剧看个透彻，把各种因缘际会悟个明白。好不容易在世上落草一回，不求富贵，却不能无知无识而来，糊里糊涂而去。我能告慰于己的，也许是唯一值得自豪的，是精神的丰富性，它是个体和整体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的一点补偿，它是长期不懈地在精神领域追求和探索的结果。

我这一代人的共性之一，是对意义的追求，这首先是追究个体生命的意义，这既来源于中国传统中“三省吾身”的君子修养，也表现了俄罗斯文化对中国数代知识分子的强大影响。托尔斯泰《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自我完善的历程，《战争与和平》中主人公安德烈在奥斯特里兹战场上眼望苍穹的反思与暇想，为寻求人生终极意义的人们树立了楷模，勾画

了一种基本风貌。五六十年代在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方面的巨大成功，与其说是历史必然性铁律征服人心的结果，不如说是被塑造的革命者的形象和精神境界打动人心的结果。当我在60年代初期开始思考人生观问题时，个体生命的短暂、无力、渺小令人苦恼，而当个体配置到一个强大的整体性、历史性磁场中时，它似乎找到了与永恒意义的联系。磁场中的微粒，大厦的砖块，机器上的螺丝钉，这是我们一代人在那个时代的自我形象，公共和私人话语中的关键词。但当可怕的“文革”风暴袭来时，原先确立的意义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狂热和幻灭。许多人沉沦或随遇而安，也有不少人在真实的生活中重新开始，他们打扫废墟，在舍弃和保留中作艰苦的思考和抉择。

这里无法细述缕析1968年之后近十年的思想历程。巨大的学习热情，艰苦的思索，寻找思想同道的诚挚，自我批判与清算的无情，这一切都在今日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思考的重点逐渐从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转向社会历史领域，因为最严重的挑战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是，当现实政治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家的思想、路线、政策经历拨乱反正的大变动时，我却发现自己的探索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位置，发生不了作用。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作为一个民间的自发思想者，我的探索不具任何功利性。就像马克思极不欣赏的哲学家那样，我向自己提出的任务首先是认识世界，而把改造世界推到遥远的将来。另外，以中国刚过去的状况之荒唐可悲而论，我以为要解决“情况何以至此”的问题，恐怕穷尽一代思想者的精力都未见得能行，但现实却轻快地滑过这一关节，历史迅速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80年代的“文化热”迅速地遍地升温，我不太自觉地被裹进了学术文化的大潮和主流之中，成了某个活跃一时的丛书编委会的核心成员。其实，我并没有做多少有意义的事，说真话，我也做不了多少重要的事。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在价值取向和认识方面，超越了当时争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可能许多人还没有弄通，而弄通了的人可能有一种大彻大悟、先知先觉之感，但在我看来，放到历史和世界文明现状的大背景上看，它们的价值并不是那么大。另一方面，要建构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学养不足。我不善于抓住一个话头作即兴发挥，但说到底，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一定要在思想文化的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只是在90年代中期，和朋友对当年文化热的棋理棋路复盘时，才发现某些角色，甚至某些主角是靠经营而获得的——当然，经营也是一种能力。

在1986年秋至1988年夏这段十分重要的时间，我远离喧嚣的中心和旋涡，到古老而静谧的学府——牛津大学作一项专题访问研究，题目是“当代语言哲学的最新发展”。因为在出国前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并与牛津的学者早有学术交流关系，我得以可能从近处，甚至从内部考察西方学术的运作和发展机制。

就我所从事的哲学这一领域而言，我发现英国学者是在相当优越和优裕的条件下从事研究的。他们学术活动之规范，交流论争机会之频繁，专心致志的程度，是我们难以做到的。与中国学者相反，几乎每个西方学者都要标新立异，不拿出自己的东西就心不甘。因此，他们的思考几乎覆盖了逻辑上的每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思考他们研究的问题，我们将不得不重复他们的思路。当然，填罅补缺的机会也有，但脱不了他们的基

础，逃不掉他们的背景。另一方面，他们的学问是在竞争心理支配下，在缺乏现实煎熬和生命体验的情况下靠纯思辨做出来的，因此内在和终极价值到底有多大，也不是不可以质疑。

我充满好奇心去到牛津，带着平常心回到北京。在我的专业，我初步对西方学术界摸了底，知道他们的优势何在，但也并不顶礼膜拜，自感神秘或对国人作神秘状。我不是在国内学术文化风云中“暴得大名”（胡适语）后出去的，是去学习和观察的，不会有遭冷遇之感，不会对西方产生先崇拜后艾怨的情绪。我的学术家园在中国，不会感到白种人的挤压，以至于把民族主义的宣泄当成改善自己生存境况的手段。上面这几句话似属题外，实则不然。正是对某种心理因素的觉察，使我在90年代中期起积极介入思想文化论争时，对一些偏颇倾向有足够的敏感和警惕。

如果说，80年代思想文化的基调是启蒙、理性、科学、民主，是对新旧传统中有碍现代化因素的批判，那么90年代则有一种强劲而喧哗的声音否定和清算启蒙，从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当代西方新左派的立场出发，以反西方主流话语的名义拒斥理性、科学等等，以反思现代性为理由，以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为根据对中国目前开放和面向世界的态度质疑。

在我看来，启蒙是中国一项未竟之事业，就像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仍是一项未竟之事业一样。启蒙在中国常常因种种原因受挫和中断，但远未到完成或多余的地步。在中国，启蒙进展的程度，它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作为民族觉醒和成熟的程度，现代化事业成就大小的标志。启蒙运动以狂飙突进的气势发生于近代欧洲，但它并非西方的专有物。至少从晚明以来，中国一大批先进的思想家就在学术文化领域倡导启蒙。到

了“五四”时期，启蒙成了变革图存的主旋律。在临近本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启蒙是近现代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相反，反启蒙、反理性、反现代化的种种论调，却是不顾国情，对西方某些时髦思潮的响应。

90年代中国的思想格局和文化景观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宏观上看，思想呈淡化和委顿状态，历史反思、理性批判的大幅画卷式的作品很少见到了，从微观上看，在分门别类的学科建设中，点点滴滴的积累、扎实的进步以不事声张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说，80年代的激情和理想有大而空的一面，那么90年代的积累和建设则不给人以明确的方向感。我不赞成在比较80年代和90年代时，简单地肯定一个时期和否定一个时期。80年代的许多宏篇巨制确实有学理支撑不足的毛病，在天马行空、突飞猛进之后应有一番整顿、清理与补充，而90年代在小块园地上的耕耘如果未能升华为一种时代精神，我们一代人将给世纪之交的历史交上一份平庸、苍白的答卷。当然，事情并不简单。为学术而学术也许是一个不坏的口号，为思想而思想却有点不知所云、不伦不类。中国在90年代，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新课题，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心理倾向和喜好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事情已不可能用任何现存的概念模式来解释和解决。你可以给90年代的中国贴上“后新时期”的标签，你可以用“中华性”来取代现代性，你可以把所谓“后福特主义”引进中国，证明“文革”前和“文革”中失败了的试验其实是灵丹妙药，但中国仍旧是中国，一切哗众取宠的鼓噪都于事无补。面对中国这块广袤、深厚、古老而经历无数苦难的大地，每个研究者和思想者都不能不肃然起敬，任何轻佻和油滑都是亵渎，任何懒惰和取巧都是失职。我们应当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

心态和姿态，观察中国、思考中国，在观察和思考中奉上我们对她的爱心。

目 录

自序 不懈的精神追求 001

语言转向和语言的意义

20世纪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003

重视语言——哲学现代化的

一个重要方面 012

20世纪英美哲学中“语言的转向” 027

对语言意义理论的讨论 044

牛津的哲学气氛 075

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 087

90年代文化评论

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 093

从80年代到90年代：学术范式的转换 109

关于后现代哲学的几个问题 125

后现代思潮与当代中国文化	138
世纪之交的哲学思考	158
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两方面问题	165
文化争论和民间话语空间	
——答《岭南文化时报》记者问	169
为提倡学术规范一辩	174
新三届求学历程：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183
且慢给科学技术定罪	198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203
当前中国思想争论	213

时评与书评

轿车文明在中国	223
21世纪——多元共存的时代	239
法律的完善需要公民的参与	242
学学罗素	247
今天我们怎样爱国	250
大师能否培养？	253
关于《哲学研究》	256
中国学人的洞穴假相	
——读《天演论》	259
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	
——读《顾准文集》	270
文化民族主义的镜鉴	
——读《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278
80年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见证	283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286
从“大历史观”看现代化进程	
——读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 二十一世纪》	291
对当代科学知识的臆断	
——评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	295

1

语言转向和语言的意义

20世纪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世纪的思想特征或学术潮流既可能显得轻率与偏颇，又可能显示一种洞见。美国《导师哲学家丛刊》一套书中，称中世纪为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为冒险的时代，17世纪为理性的时代，18世纪为启蒙的时代，19世纪为思想体系的时代，不由得不叫人叹服，这些标签表明了编者的俯瞰能力，在不同世纪和思想中穿梭往还、游刃有余，三言两语就把握了时代思想的脉动。

那么，我们期待编者如何称呼20